



作為內地首部聚焦AI與親情的科幻電影，《比如父子》將科幻想像與現實情感交融，憑藉國際視野的在地性表達和獨特深沉的情感抒發，榮獲第二十七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主競賽單元「最佳藝術貢獻獎」，並在法國上映後廣受好評。影片源於導演仇晟早年喪父的經歷，那份對父親的思念與未說盡的遺憾，促使他通過電影探索「重逢」的可能。導演仇晟日前在杭州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坦言，AI能幫助人更好地抒發情感，但不能過分依賴它。仇晟稱電影融入自身經歷，亦是藉AI與父親「重逢」告別。「影片如同一場漫長的告別，我終於學會告別父親，也放下了父親。」

●採訪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茅建興



○鄒橋在父親肩頭安睡。網上圖片

故事講述主人公鄒橋自小與父親鄒建堂相依為命，練習拳擊，卻在年少時無法釋懷父親驟然離世。成年後，他根據父親特點創造了一個VR拳手，希望在虛擬世界裏與父親再次相見。這個設定正是仇晟對「如果父親還在，我們的未來會怎樣發展」的假設與探索。

影片於12月6日在內地上映，此前已參與溫哥華、塞維利亞等國際電影節，其剪輯、調色、混音及特效多在法國完成。影片今年7月在法國上映後廣受好評，法國《世界報》評價稱：「中國年輕導演仇晟以其第二部長片《比如父子》，以大膽而細膩的方式，讓一個普通的主題煥然一新。」在父子關係這一經典主題上，仇晟通過AI技術提供了新的樣本。

「水」貫穿影片敘事牽引

影片於杭州取景，多數對白使用杭州方言，西湖、大運河、湘湖、錢塘江等熟悉景致融入敘事，「水」成為貫穿影片的敘事牽引。「我覺得水是一種溝通生死的媒介。」仇晟解釋道，他在創作劇本時受加斯東·巴什拉《水與夢》的啟發，「水一直在流動，但它每天都在死去。」這句話讓他重新審視水的意象，仇晟說：「我發現水不再只是柔美，裏面還有更深沉更悲傷的東西，所以影片結尾想讓父親永遠漂在水上，以一種半生半死的狀態。」

仇晟將自身經歷融入電影，他回憶道，父親驟然離世時，自己正值初三期末考試。考試結束後，母親到學校接他，當場告知父親去世的噩耗，隨即帶他前往殯儀館。葬禮特意推遲到下午，只為等他來念悼詞，但面對滿堂親友，他情緒崩潰，一個字都說不出來。「小時候父親嚴厲且高壓，令我懼怕，直到初中我跟他的關係才稍有緩和，他開始跟我傾吐一些心裏話，帶我去下棋、打拳、游泳。那時我感覺我們關係剛剛開始好轉，但是一下就戛然而止了。」這份未能好好告別的遺憾，成為他拍攝《比如父子》的動力。

父親離世後的那個夏天，仇晟曾沉迷遊戲良久，試圖在虛擬空間中尋求慰藉與解脫。「如今回過頭來再看，我覺得唯有經歷虛擬的部分，才能重新回到真實的世界。」而在仇晟看來，影片中的鄒橋也是如此。「鄒橋在夜店遇見街霸遊戲中的人物，亦真亦幻，與《春麗》對戰既是情緒的宣洩，也是化解內心的怨氣。最後其實是《春麗》帶鄒橋將父親的骨灰盒放入西湖中的暗河，某種程度上超度了父親，象徵着告別青春期的憾恨，那是鄒橋第一階段的一個終結。」

而這段經歷，也與影片中鄒橋借助AI技術在虛擬世界中重構父親形象的情節相呼應。AI成為鄒橋傾訴的對象，而他最終選擇將AI眼鏡沉入水中，意味着放下與超脫。仇晟指出，電影中父親的三次「落水」——骨灰盒、回憶中的形象、AI眼鏡，可以理解為父親的三次「死亡」。「不經歷這個過程，他無法真正到達彼岸。」

擬創作腦機界面AI題材新作

影片中「水」如同一切情感的鏡面，仇晟透過水波晃動、電視雪花屏等光影手法，呈現人物不同心境：悲痛時化為躁動的雪花屏，回憶中是平靜的水波，未來則幻化為霓虹般的像素光線，暗喻人與真實的疏離。他強調，穿透這些光影變幻，最終仍能觸及真實的水與生命。「水是生命的流動，也是一種牽引。影片中鄒橋在妻子的鼓勵下，逐漸對新生命與真實生活更加有信心。」



●《比如父子》於杭州取景。劇照

△鄒橋與父親練習拳擊。網上圖片



●仇晟與觀眾同乘運河水上巴士交流。受訪者供圖

提到影片中有些鏡頭和情緒帶有卡夫卡小說的風格，仇晟坦言特別喜歡卡夫卡的小說，而影片其實深受加繆《局外人》的影響，《局外人》小說的開頭：「今天，媽媽死了。也許是昨天，我不知道。」的荒誕感，與鄒橋的經歷很像。整部影片如同他漫長的準備，直至最後學會告別與釋懷。仇晟表示，影片其實是一種假設，若父親能多陪我幾年，如果我們能通過拳擊達成默契，我們的未來會怎麼樣發展……現實中的未竟之緣，在電影中獲得延展與對話。他說：「或許未來我會再拍一部關於父子關係的電影。」

電影放映期間，仇晟還舉辦一次現實版的「光影同遊」，邀觀眾乘運河水上巴士，飽覽杭州大運河兩岸風光，讓觀眾沉浸式感受鄒橋與父親跨越虛實的深情牽絆。「除了在全國路演外，我們打算每周日都在杭州做一個親子放映，看電影，逛博物館、坐遊船。我願意多出來走走聽聽觀眾的感受。」仇晟透露正創作一部腦機界面AI題材的新片，講述關於夢的故事，將更具科幻性。

仇晟：香港教會我拍電影

仇晟畢業於清華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專業，後赴香港浸會大學攻讀電影碩士。他坦言，是香港教會了自己拍電影，教會他空間與調度。當年租住在旺角狹小的550呎公寓拍片，他學會在有限空間中規劃布局，找到唯一合適的鏡頭位置，也由此理解場面調度的重要。香港濃烈的色彩亦深深影響了他，「街頭黃色的斑馬線、紅綠色小巴與五光十色的招牌，讓我對色彩的關係和視覺表現力有了更好的感知。」

影片中主人公鄒橋的名字源自仇晟在香港上學時的學弟，也寄託他對杭州與家人的情感。「橋其實是渡人的，把父親從這一端渡到另一端。」仇晟說，香港的街道堆疊着時間與歷史，他希望未來能再回港拍一部長片，明年也將嘗試報名參加香港國際電影節。

影片上映後，導演仇晟通過多次映後與觀眾交流，發現部分表達仍有遺憾，「有些我覺得到位的地方，觀眾反而覺得省略過多，語焉不詳，情感難以完全抵達，不過也有一些意外的解讀。」他坦言原本影片結尾設計為父親從AI化為真人，與兒子展開一場無盡的搏鬥。但剪輯時覺得太過消極，父子之間不必一直糾纏下去，就把結尾整個剪去，改為當下更輕盈的結尾——兒子丟下AI，完成與父親的告別。

對於不少觀眾反饋影片篇幅太短，情緒尚未完全鋪展便已切換。仇晟反思自己創作時過於吝嗇，並表示曾有一個150分鐘左右的版本，未來或許會推出加長版，以展現更完整的情感層次。

《比如父子》融入自身經歷

導演仇晟藉AI與父親「重逢」告別



●仇晟憑藉《比如父子》獲影節「最佳藝術貢獻獎」。網上圖片

警惕AI具雙面性 切勿過度依賴

《比如父子》中不僅融合VR眼鏡，更觸及AI設計、無人駕駛、基因編輯等前沿科技話題。首次以AI為核心進行電影創作，仇晟坦言挑戰頗大，為塑造數字虛擬的「AI父親」形象，他並未完全依賴特效，而是採用了一種特別手工的方法，為「父親」製作多層仿生皮膚與頭套，更換造型與動作質感，以AI 1.0、2.0等不同形態，呈現其進化過程。而拳擊台上看似虛擬的畫面，實則由真人演繹，逼真的視覺語言讓不少觀眾誤以為是AI生成。

在仇晟看來，片中的「AI父親」雖能與人交流互動，卻沒有真正的身體與人類記憶。電影拍畢後，他對AI的思考更趨開放，認為人類創造了AI，卻不必限制其形態，AI也可以是非人形態，也可以把它叫

人造智能。「我覺得AI的未來可以有多樣形態，我也希望人跟人造智能能夠和平相處，一起進化。」

而仇晟也警惕AI對情感的雙面影響，「我覺得AI一方面可模擬親人、紓緩孤獨，卻也可能阻礙情感的流動，產生回音效應，放大人的情緒，最終使人陷入自我重複的迴圈，這樣就比較悲哀。這個片子裏我們可以借由AI中介更好地去抒發情感表達，但是到最終我們不能過分依賴它。」

美術指導李信和則指出，本片創作中的挑戰，是「構建可信的過去、當下與未來日常。」影片沒有宏大的科幻設定，而是有血有肉和人文的未來。片中關鍵場景「VR拳台」的靈感，源自漢代墓葬形制「黃腸題湊」。拳台中央安放父親的數字形象，成為祭祀與記憶的交錯之地。

燈光由頂轉底，整個場域如一座反轉的祭台，也似一個「呼吸」的生命體，象徵鄒橋在此「復活」並祭祀童年的「王」。而拳館是父子最重要的交點，承載着他們的記憶與情感。



●鄒橋戴上VR眼鏡與父親「重逢」。網上圖片



●肥媽為廣東美食文化注入音樂新活力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

肥媽開啟唱遊粵味大灣區巡演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胡若璋）唱響大灣區美食與音樂交響曲，一場融合粵味金曲與嶺南美食品的視聽盛宴即將登陸東莞。「媽妹笑住唱」粵味之光巡迴演唱會東莞站，將於2026年1月17日在東莞長安體育館溫情開唱，正式開啟「唱遊大灣區，食遍廣東味」的文化旅程。

肥媽透露演唱會亮點之一是將獻唱《友誼之光》等多首時代金曲，搭配一些全新編曲以及輕鬆幽默的互動，為觀眾打造一場笑中有淚、溫情滿載的演出。在她眼中，音樂與烹飪有着異曲同工之妙，「都要有真

心同節奏」。她將對美食的理解融入音樂的感染力，也把廚房的煙火氣帶到舞台之上，讓這場演唱會不止有歌聲，更有濃濃的嶺南生活氣息。

談及東莞，肥媽直言燒鵝、瀨粉是這座城市的味覺名片，「不吃就不算來到東莞」。她還分享了自己曾嘗試用「煎炸燶煮」來填詞單曲《肥媽私房菜》的經驗，笑稱，如果不懂烹飪、不諳粵語九音六調，根本無法精準拿捏歌詞的韻味。

這場演唱會不僅是一場音樂演出，更是一次粵味文化的深度體驗。如今，在東莞各地還能看到

全運會掀起的活力，肥媽對全運會開幕式的嶺南元素讚不絕口，尤其強調粵語本身就是嶺南文化中的語言文化瑰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肥媽的大灣區巡演將聯動大灣區餐飲界，以音樂為媒，美食為橋，為廣東美食文化注入音樂新活力。

據悉，肥媽私下也愛追看體育賽事與運動節目。「我家中三十餘人皆是球類運動迷，運動成為一家人的共同語言。」在活力大灣區開唱，肥媽希望，這場兼具音樂、美食與文化的演唱會，可以讓更多人進一步認識大灣區的多彩文化。